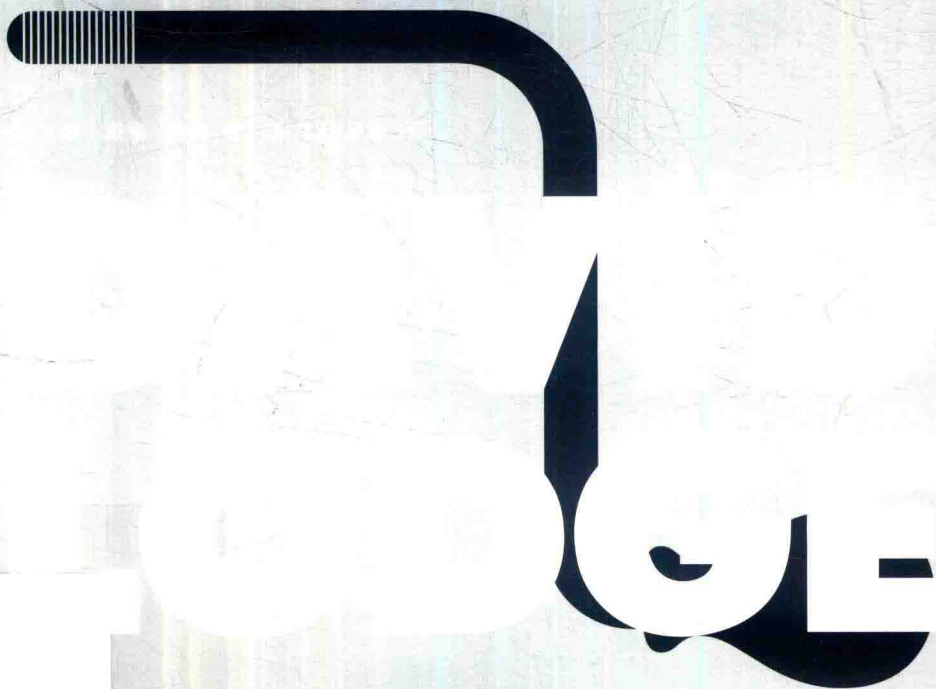


生逢其时

戴维·洛奇回忆录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生逢其时

戴维·洛奇回忆录

[英] 戴维·洛奇 著

朱宾忠 吴濛 译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生逢其时: 戴维·洛奇回忆录 / (英) 戴维·洛奇  
著; 朱宾忠, 吴濛译. —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649-2730-1

I. ①生… II. ①戴… ②朱… ③吴… III. ①戴  
维·洛奇—回忆录 IV. ①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7 ) 第 048838 号

David Lodge

**Quite A Good Time To Be Born: A Memoir: 1935-1975**

Copyright © 2015 By David Lodg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HNUP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 U.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豫著许可备字 -2016-A-0157

生逢其时: 戴维·洛奇回忆录

著 者 [英]戴维·洛奇

译 者 朱宾忠 吴濛

责任编辑 萧 歌 王明娟

责任校对 乐 华

封面设计 郑元柏

---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2401号 邮编: 450046

电话: 0371-86059701 (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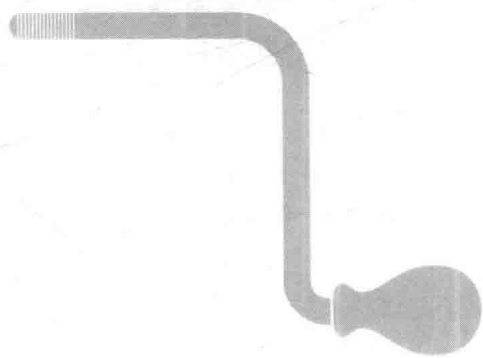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14.25

字 数 301千字 定 价 58.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DAVID  
LODGE**

## 致 谢

我要感谢帕克·霍南允许我引用他写给我的、未经发表的信件中的许多段落，还要感谢他对我所提及的他及其家人相关信息准确性的核对。令人难过的是，当我为这本书校稿时，他去世了，享年86岁。我要感谢代管马尔科姆遗产的柯蒂斯·布朗允许我引用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另一位去世的朋友，写给我的未经发表的信件。凯丝·蔡特为我追溯家族历史提供了专业协助。帕特里夏·艾伦、珍·皮尔森以及当初我只知道其娘家姓氏的两位女士，玛丽·伍德和詹妮弗·史密斯，通过追忆往昔和慷慨地赠送照片，帮我回想起了有关父母和祖父母的细节，唤醒了我童年时代的记忆。卡罗尔·格林、约瑟琳·琼斯、丹尼尔·莫伊尼汉、约翰·萨瑟兰和德里克·托德非常大方地提供了我需要的信息。多米尼克·布拉德伯里、保罗·霍加特和科琳娜·霍南则积极配合，把他们父母半个世纪以前的照片寄给了我。

\* \* \*

我要感谢我的经纪人约翰尼·盖勒自本书写作伊始一直给予我的鼓励与建议，感谢我的编辑杰夫·马利根对文本修改的许多宝贵意见，感谢哈维尔·塞柯出版社的发行主管莉兹·弗利对本书的热情支持，以及对本书出版的有力推进。我的妻子玛丽一直是我作品的第一读者，她对这本自传的贡献尤为珍贵，不仅在我写作过程中提供了许多事实信息，也在成书以后给出了评价与意见。

戴维·洛奇

## 前 言

1935年1月28日，我呱呱坠地，来到世间。对于一个出生在英国的未来作家，尤其是像我这样出身于中下层家庭的子弟而言，这是一个好年头。这意味着我将有很多东西可写，并且能受到足够的教育，学会写作的技巧，产生写作的动机，尽管我的中学教育有些拼拼凑凑。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我四岁半，结束时，我十岁半，这样就对那场史诗般的斗争留下了一些个人记忆，而那场战争是20世纪历史的转折点。我那代人是受益于1944年教育法案的第一代英国人。法案规定全民享受免费中等教育，如果考上大学，只要通过家境贫寒审查，不仅免学费，还提供生活费。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因为受过教育，我成为专业人士，进入中产阶级，见证了英国社会历史上一个趣味盎然的时期。这个时期，战前英国社会森严的等级逐渐消解，形成了一个更具开放性和流动性的社会。

我从小受到教育信仰罗马天主教。自从反宗教改革运动以来，罗马天主教在信仰和实践方面都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成功地抵制了现代性智识和道德挑战，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它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和内部纷争。无论在这次大动荡之前还是之后，天主教都刺激了我创作小说的想象力。同一时期所发生的技术进步，例如无处不在的电视、低廉的全球航空旅行、有效的避孕药丸和微芯片，都引起了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巨变。

最后的这个发明使个人电脑、笔记本电脑、互联网、电子邮件、手机和电子书应运而生，但对文学产生的影响喜忧参半。这些工具无疑使作家的的工作更容易。检索信息，过去需要几小时或几天泡在图书馆里，现在只要敲几下键盘，几秒钟就搞定，而文字处理软件也让修改文稿——文学创作的核心成分，变得不费体力。另一方面，同样的进步也构成威胁，正在消解作为一种职业的写作和作为机器生产物的书籍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自从印刷机发明以来一直存在；这些发明也在淘汰一种互联体制，该体制将出版商、经纪人、印刷商、书商以及版权法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相对坚实的框架，在此框架下，过去一个多世纪里，作家能以写作为业，获得收入。我认为我很幸运，在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作为一名作家，生活在那种更为稳定的环境里。

本回忆录讲述我如何成为一个作家，主要是散文小说家和文学批评家，从早年经历和所受影响讲起——那些经历和影响在我的作



品中时有所现——一直讲到写作此书时我的前半生，即四十岁，为止。假若能多活几年，我希望就后半生也写一本。

戴维·洛奇，2014年9月

## 目录

I	致谢
III	前言
1	第一章
18	第二章
33	第三章
51	第四章
65	第五章
81	第六章
94	第七章
107	第八章
120	第九章
143	第十章
158	第十一章
170	第十二章
194	第十三章
218	第十四章

244	第十五章
268	第十六章
286	第十七章
315	第十八章
332	第十九章
356	第二十章
370	第二十一章
386	第二十二章
410	第二十三章

## 第一章

我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从后来的情形看，也是唯一的孩子。他们婚后两年多时，生下了我。当时他们住在东达尔维奇（East Dulwich）格罗夫溪谷（Grove Vale）的一套公寓房里。那个地方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伦敦南郊的穷人区。那里毗邻父亲婚前的居住地——一所联排的房子，作为独子的父亲在那里长大并与父母住在一起，直到他结婚。令人惊讶的是，我的出生证上却说我出生在布鲁斯伯里（Bloomsbury）不伦瑞克广场（Brunswick Square）5号。我记得有人跟我说过，我是出生在一家私立产科医院里的。可是，生个孩子为什么要跑到伦敦市中心去，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而且，就像很多别的类似问题一样，现在要弄明白，已经太迟。我父亲名叫威廉·弗雷德里克·洛奇（William Frederick Lodge），不过家人都叫他威尔（Will），朋友们叫他“比尔”（Bill），有段时间他给自己的职业名又是“布莱恩·洛奇”。在我的出生证上，他的

职业一栏很高大上地写着“管弦乐队乐师”。他确实在好几个自封的“管弦乐队”班子里演奏过，例如“杰伊·威尔伯”乐队 (Jay Wilbur's)、 “毛里斯·温尼克”乐队 (Maurice Winnick's)、 “亚瑟·罗斯伯里”乐队 (Arthur Roseberry's)，不过，他们演奏的都是流行乐，大多是爵士乐改编的、通常叫作舞乐的音乐。父亲也自称是“舞乐乐师”。假若他不是出生在1906年，而是出生在1935年，他很可能就成了一名交响乐队里的小提琴手。他拉小提琴很有天赋，孩童时代家里为他请过家教，教他拉小提琴，后来还教过他萨克斯管和黑管，不过，他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主要靠自修成才。

他的父母还算不上小康之家。我祖父曾经在伦敦好几个大百货公司的布料科当巡检员，据说他是绸布专家，要是干销售准是一把好手。他也叫威廉，不过家里人都很随便地叫他“老爷子”。他跟一位同事在音乐厅里搞过一段时间半职业性的心灵感应表演。具体如何做，我不知道。但是我想，那可能要头脑敏捷、口齿伶俐才行。不幸的是，他爱喝酒，对上酒吧去又乐此不疲，为此被好几个老板炒过鱿鱼。这种时候，就靠我祖母挣钱维持一家生计。祖母是个熟练的皮衣制作工，在家里承接活计，她很擅长剪裁缝纫皮革，而皮革是女士服装当时最主要的料子。祖母名叫艾米莉亚 (Amelia)，昵称米丽，我叫她奶奶。奶奶的父亲叫作约翰·布什 (John Bush)，是个装订商，生了13个孩子，奶奶是最小的一个。我父亲1999年去世后，我在他的抽屉里找到了他的出生证和爷爷奶奶的结婚证，以及几份其他类似的文件，看到的情况让我大吃一

惊：原来爷爷奶奶 1906 年 7 月 13 日才结婚，而仅仅六个星期之后的 8 月 26 日，父亲就出生了。这些干巴巴的数字之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怎样的悲欢，怎样的愁苦呢？为什么奶奶怀孕了这么久才结婚呢？是因为奶奶对怀孕的事情秘而不宣，直到实在藏不住了才告诉爷爷？还是因为需要劝说他不能始乱终弃？还是当时做未婚妈妈尽管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奶奶却仍然不愿意嫁给他呢？婚礼是在登记处，而不是在教堂里举行的。新娘的年龄写的是 21 岁，不过实际上是 19 岁。对此，我首先想到的，是为了规避家长批准的程序。但是奶奶的妈妈汉丽埃塔（Henrietta）是婚礼的见证人之一，因此可以断定，他们结婚她是同意的，至少是接受的。而此时，奶奶的父亲已经过世。这是另外一个不解之谜。

找到这份文件，促使我研究起我们的家谱来。我以前有个学生，此时已经是个谱系学专家了，给了我一些帮助。如有可能，我特别渴望验证一个传说——当然没什么根据，可能更适合叫作谣传。据说我的曾祖父，或者曾祖母，是犹太人。我一直喜欢犹太式幽默，以及犹太文学作品，特别是美国犹太作家的作品。偶尔有人把我的喜剧性作品与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作品相提并论，并指出我的作品中最有名的一个小说人物莫里斯·查普（Morris Zapp）乃是源于我与他的心意相通，这让我受宠若惊。我的作品风格竟然可能与我的基因相关，这个说法叫我欢喜。洛奇家族来自约克郡（Yorkshire）的哈德斯菲尔德（Huddersfield），大多从事与羊毛行业有关的营生，比如纺织工、精纺匠、水车匠。19 世纪中叶，

一个名叫詹姆斯·洛奇 (James Lodge) 的男子南迁到伦敦，找到一份职员的工作，娶了一个从西南某郡来的女仆。他们的一个儿子，弗雷德里克 (Frederick)，也是一个职员，娶了一个裁缝。他就是我的曾祖父。约克郡的洛奇家族，或者詹姆斯和弗雷德里克的配偶，都不见有犹太血统。我祖母那一边也许更有希望查到，因为她父亲的名字可能是英国化了的欧洲人名，但是研究结果显示：没有依据。19 世纪的布什家族 (仆人、职员或工匠) 与他们在教堂办婚礼娶来的配偶都是英国人，外加一个爱尔兰人。我寻觅犹太祖先的努力以失望告终。

我很想知道，父亲是否发现了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生的；如果发现了，是怎么发现的？又是何时发现的？这种事在洛奇和布什这两个大家族中一定有人知道。不过，20 世纪的上半叶，人们对这种事很能保密。也许，直到他母亲于 1981 年在 92 岁高龄过世之后，他才拿到了母亲的结婚证，从而才得知真相？或者，他没有细看那些文件，所以根本没有发现他差一点就是个非婚生子女？当然，这事从来没人跟我暗示过，我也没有听到过任何谣言。但我意识到，在我们那个两代同堂的六人之家里，爷爷是一个被边缘化的角色。奶奶对他的神情不像对爸爸和我那样亲热，而爸爸对爷爷也总是一副冷淡、轻视的态度。我们聚会或者作客时，他多半不在场，提到他，大家或者耸耸肩，或者讥讽地做个鬼脸。而他跟我们一起时，通常是从最近的酒吧赶过来。（甚至在圣诞节的早上，他都会去找一个开门营业的酒吧，一直坐到火鸡大餐要开始才回家。）他

戴着一副虚张声势、欢乐开怀的面罩，使人无法与他亲密交心。只有在达利奇举办的洛奇家族盛大的圣诞晚会上，他才感到自在舒坦。此时，他坐在一架竖式钢琴后面，旁边放着一杯啤酒，即席演奏，自弹自唱一曲喜剧歌曲。他是个未能实现平生抱负的音乐家。

因孕而婚，再无生养（当时这在那个阶层里非同寻常），暗示他们的婚姻缺乏爱情。父亲晚年，我在一次与他的漫长录音谈话里，第一次听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证实了我的假设，也解释了为什么爷爷在家庭成员中总是被另眼相看，好像他就是个假释在家的犯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和两个兄弟跟当时很多人一样，出于爱国热情主动参军，进入当地军团。他的哥哥厄尼（Ernie）被授予军人十字英勇勋章，但是他却因为疝气一年后从军队退伍。这样并不英勇的退伍，一方面引起战友们的嫉妒，另一方面却让平民大起疑心。父亲回忆说：“警察总是敲我家的门，要求查看他的证明材料。”爷爷去伍尔维奇军工厂上班，在那里结识了一个女人，跟她好上了，就从家里搬出去住了一段时间。爷爷奶奶最终和解了，虽然奶奶可能并没有真正原谅他。回忆起这件事情，爸爸轻描淡写地说道：“那段时光挺艰难的。”对于青春期没有得到父亲良好的指导，他甚感遗憾，说：“我没有一个尽职的父亲。母亲是家庭唯一的支柱。”

上小学时，爸爸显然被认为是一个有潜力的学生。他记得一个老师向全班解释黑马的意思时，拿他举例，说威廉·洛奇将是一匹黑马。他参加过一次面试。如果通过，就可以拿到奖学金，就



读文法学校，但是未能脱颖而出。他当时对地理这个科目表现出兴趣。面试官嘲笑他“地理”这个词儿的发音，跟他开玩笑说：“你说什么——推搡旁边的男孩？”考官觉得自己的玩笑妙不可言，而父亲则莫名其妙。学校教育的最后两年，父亲是在一个商业学校完成的。在那里，除开别的科目，他还学了速记和法语。有个名叫弗雷德·海顿（Fred Haydon）的校友，曾获得奖学金，上了行业公会音乐学校。有一天他回校来为同学们表演拉小提琴。他向父亲透露，将来要当个音乐家。父亲回忆说：“我记得当时的想法是，我也要当音乐家。”于是乎，他开始学拉小提琴，教他的人是一个音乐“热心肠”，此人在当地经营一家乐器店，而学费可能是奶奶支付的，直到他离开学校，在伦敦市的一家保险公司找到一份差事为止。他在公司办公室当勤杂工，周薪一英镑。他不记得他当时是14岁还是15岁。一年之后，他在民森巷（Mincing Lane）的一家糖业公司找到一份送信员的工作，周薪两英镑。但他在这家公司没有爬升到更高职位的想法，也不打算在任何公司往上爬，他只想成为一名职业音乐家。好几年的时间里，他都是“半个职业人士”，白天在金融城上班，晚上到乐队干活，开始作为一个小提琴手在达利奇（Dulwich）和周边的无声影院里演奏。一次活动中，他邂逅弗雷德·海顿，看到他的音乐生涯也没混出个名堂来。“我在乐池里碰到他。他戴着眼镜，镜片厚得像啤酒瓶。我们谈话、喝酒。他在黑麦巷（Rye Lane）一家小电影院里工作——当然那是无声电影时期。影院有一支六人乐队，他是第一小提琴手——他琴拉得不